

狗和老虎

巴金

時間，換取了什麼？

茅盾

新生

張天翼

賽因河畔

馮至

死

羅洪

文學集林第四輯

小風土画

樣地「惡」了。……

我討厭這種纏綿不清的叫聲。我在地上拾起一塊石子，就對準牠打過去。

石子打在狗身上，狗哀叫一聲，似乎什麼地方發痛了，牠馬上掉轉身子夾着尾巴跑，並

不等到我第二塊石子落到牠的頭上。

我望着逃去了的狗影，我輕裏地冷笑兩聲。

從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

向深處……

老虎

我不會走入深山，見到活潑跳躍的猛虎。但是我聽過不少關於虎的故事。

在獸類中我最愛虎；在虎的故事中我最喜歡下面的一個。

深山中有一所古廟，幾個和尚在那裏過着單調的修行生活，給他們做朋友的除了有時上

山來的少數鄉下人外，就是幾隻猛虎。虎不驚擾僧人，卻替他們守護廟宇。作為報酬，和尚

把一些可吃的東西放在山門前，每天傍晚夕陽染紅小半個天空時，虎們約在一起走到山門口

，吃了東西，跳躍而去。山門大開，僧人安然在廟內做他們的日課，也沒有誰出去看虎怎樣

在吃東西，即使偶爾有一二和尚立在門前，虎們也視為平常事情，把他們看作熟人，不去驚

動，卻斯斯文文地吃完走開。如果看不見僧人，虎們就帶着幾聲嘯，幾陣風飛騰而去。

可惜我不能找到這匹深山，去和猛虎為友。只是偶爾在夢裏我才看見到這樣可愛的動物

。在動物園裏看見的是囚在「狹的籠」用「搖尾乞憐」的馴獸了。

其實說「馴獸」也不恰當。甚至在虎園中，午睡醒來，昂首一呼，還能使猿猴顫慄，萬

獸之王的這種餘威，我們也還可以在作了檻內囚徒的虎身上看出來。倘便放牠出押，牠也會奔回深山，重做山林的霸王。

我記起一件事：三十年前，父親在廣元做縣官，有天晚上，一個本地獵戶忽然送來一羆死虎，他帶着一臉惶恐的表情對我父親說，他入山打獵，只想獵到狼、狐、豺、豹，卻不想疏忽間誤殺了萬獸之王。他決不是存心打虎的，他不敢犯虎威，怕虎對他報仇，但是他又不能使死虎復活，因此才把死虎帶來獻給「父母官」，以為可以減輕他的罪過。父親給了獵人若干錢，便接收了這個禮物。死虎在衙門裏躺了一天，以後才被剝了皮，支解。後來父親房內多了一張虎皮椅墊，而且常常有人來我們家裏要虎骨粉去泡酒當藥吃。

我們一家人帶着虎的頭骨到成都。頭骨放在桌上，有時我眼睛看花了，會看出一個活的虎頭來的，不過虎骨總是鎖在櫃子裏，等着有來要藥時，父親就叫人拿出牠來磨粉，最後整個頭都變成粉四處散開了。

經過三十年的長歲月，人應該忘了許多事情，但是到今天我還記得虎頭骨的形狀，和獵人說話時的惶恐表情，現在如果叫我把牠獵人的山谷描寫一下，我借用一句話：他好像做過了什麼靈驗神明的事情似的。我還要補充說，他說話時不大敢看死虎，他的眼光偶爾挨到牠，他就要變臉色。

死了以後，還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這樣的東西應該是值得我們熱愛的罷。

初聞，野虎之可怕。

朱自

時間，換取了什麼？

茅盾

是在船上或車上，都不關重要；反正是那一類的設備，既簡便，乘客又極擁擠，安全也未必有保障的交通工具，你越心急它越放賴，進一步，退二步，叫你悶的不知怎樣才好。正是：屢途漫漫不曉得何年何月才到達了目的地。

人是在這樣的交通工具，人們的嘴巴會不大安份的。二三兩兩，連市而上現今通行的法幣究竟有多少版本。都成爲「擺龍門陣」的資源。

還有這麼兩個衣裳楚楚的人却爭辯着可笑的問題：時間。與與一位說他並不覺得已經過了七個年頭了。

「對！」另一位順着他的口氣接着說，「日子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滿了七年。」
「對！對！」另一位搖頭立刻分辯道：「不然！不知不覺只是不知不覺罷了，七年底是七年；然而我要說的是，這七個年頭在我輩等於沒有。你覺得我這話奇怪麼？別忙，聽我說。你當是一個夢也可以，不過無奈何這是事實。想來你也曾聽得說過：在敵人的砲火下邊，老板職員工人一齊動手，乒乓球兵拆卸笨重的機器，流彈飛來，前面一個仆倒了，後面補上去照舊幹，冷冰冰的機器上浸透了我們的滾燙的血汗。機器上了船了，路遠迢迢，那危險，辛苦，都不用說，不過我們心裏是快活的。那時候，一天天朝西走，理想就一天天近了，那時候，一天，一小時，一分鐘，確實很真。機器再裝起來，又開動了，可是原料，技上，零件，一切問題又都來了，不過還是滿身有勁，心裏是快樂的。我們流的汗恐怕不會比機器本身輕些

然而這汗有代價：機器生鏽了，出貨了。……然而現在，想來你也知道，機器又只好開起

來，不但開起來，拆掉了當廢鐵賣的也有呢！」

他抹了一把額頭的汗水，擦着他的同伴苦笑，然後又說：「你瞧，這不是一個圈子又兜到原來的地點？你想想，這不是白辛苦了一場？你說七個年頭過去了，可是這七年工夫在我們不是等於沒有麼？這七年工夫是白過的！白過了七年，要是你認真想起到底過了七年了，

那可痛心得很，爲什麼七年之中我們一點進步也沒有？」

「哎，好比一場大夢！」那同伴很表示同情似的說。同聲說：「這七年前的今天我作了這樣一個夢，醒來

後我一定付之一笑，依然精神百倍，計劃怎樣拆，怎麼搬，怎樣再建，無奈這不是夢，這個事實，我們的確滿了七年，只是這七年是白過的，沒有價值！」

「那同伴看見對方的牢騷越來越多，便打算轉換話題，不料旁邊一人卻忽然插嘴道：「

「白過倒也不算白過，教訓是受到了，而且變化也不少呵！時間是荒廢得可惜，也架正

「軌道，但是倒也不能算作一個圈子兜回原來的地點，從整個中國看來，變化也不少

「變化？」那同伴睜眼朝這三人看了一下，「哦，變是有的。他忽然諷刺似的冷笑

「對呀，變出了若暴發戶，發國難財的英雄好漢！上月的物價，和前月不同，和本

「月也不同，這一點上，確是一天有一天的價值，時間的分重大多數人都覺得到的。於是

「忽然想起來了似的轉臉安慰他的朋友道：「老兄不過是白過了七年，總還算是無所損益。像兄弟呢，一年一變，降格。我們當個不大不小的地主的，真是打腫了臉充胖子罷哩！老兄想來也是明白的。」「

「當然不能，那第三八又插進來說。」「在這時代，站在原地不動是辦不到，中國是世界的...

「聽這話，那兩位互相對看了一眼，同時喊了一聲『哦！』而且那位自稱是『一年一年在降格』的朋友立刻又欣慰說道：『所以我始終是樂觀派，所以更說，這七年工夫是換得有代價的。你瞧，我們換成了叫強之一，而且英善在步步勝利，第一戰場也開闢了，不消半年

就稀特勒打敗，掉轉身來收拾東洋小鬼，真正易如反掌，我們等着最後勝利罷！』

他的同伴也色然而喜了，然而還是不大敢舞得起來，他慢吞吞自言自語道：『勝利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的廠呢，我們的工業呢！』

「等一等，」第二人也笑了笑說，『我們個人儘管各自愛等着就等着罷。愛怎樣就怎樣

等下去，有人等着重溫舊夢，有人等着天上掉下繁榮來，各人都把他的等着放在沒有問題

的最後勝利等到了以後。不過，一方面呢，世界不等我們，而另一方面呢，中國本身也不能

等着那些一心只想等到了沒有問題的最後勝利到手以後便要如何如何的人們。更不用說，敵

人也不肯等着我們的等着的！七年是等着過去了，也許有些人欣欣然自慶他終於等着了他所

希望的，然而……我說過，我激的還有幾千斤重呢，

「然而我並沒有等着呀！』是懊惱而不平的聲音，『我說過，我激的還有幾千斤重呢，

可是我得到了什麼呢，於人無補，於己也無利！』那第三人回答。『不過中國幸而也

「你老兄是吃了那一心以等着為得計的人們的虧！』那第三人回答。『不過中國幸而也

有不那麼等着的人，所以七年工夫不是白過，中國地面上是發生着變化了，打開地圖一看就

可以看見的。……」

新 生

張天翼

並不是武藝高強，而是武裝武士。我對要帶計總東西出門。誰全家的大家全帶來去也。軍長為母門。並且長為人眼領燕頰而奮鬥。」

那位李先生剛到這中學校來找潘校長的時候，許多教員和學生都吃了一驚：這就是那位作家兼藝術家的李逸漢先生麼？

潘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裝大衣，他那兩口重甸甸的小皮箱，都是灰撲撲的樣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臉子有點黑。他大概有兩個星期沒有修臉：下巴上豎出了一根根的鬚梗子。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竟看得上有五十的年紀。連他那付近視眼鏡，都顯得給風塵沾黃了，好像那些整年不擦的玻璃窗一樣。

你要是讀過他幾篇精緻的小品文，你要是知道有一個刊物上稱他做「最純粹的藝術家」，那你一定會覺得這他這付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樣也調和不起來的。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一個南柯大夢。如今可醒來了。我真要感謝日本皇軍然而李逸漢先生用種很感慨的口氣告訴了潘校長：

鬼子，要沒有他的砲聲震醒了我，我還在那裏做隱士哩。」

談到他家鄉將失陷時候的情形，談到他流亡出來的情形，他就說得很快，突出的額骨上，有點發紅。有時候他忽然打住，好像一下記不起來似的。接着身子不安地動了一下，又急急地說了下去。老潘知道逸漢有滿肚子的憤怒。老潘覺得他這老朋友平常修養得太和平，太平會使性子，現在更發脾氣都不知道怎麼發法，看來他祇是表現了急躁。

李逸漢在敵人離家鄉祇有六七十里時候，帶着他太太和女兒跑了出來。他平常每年能

收七再掛祖紙，今年可完了。他把媽的兩母女安頓在岳家——在浙江南部一個什麼鄉下。他一個人跑到這裏來找老朋友。

「陪太太隱在鄉下有什麼意思呢？我是決定了的：我要到這後來做點工作。我要開始我的事業，我的新生活！」

他知道這裏高中部出了四小時圖畫課的缺，就答允擔任了這一門課；他認為他應當附帶找這麼一個職業。

「啊呀！」老潘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地微笑着，「你居然肯在我們這學校裏代課，我真覺得有點惶恐的樣子。」

「誰可是逸漢先生莊嚴地站了起來：『帶着這品景愁愁也回不來。』」

「笑話！」現在的逸漢不是過去的逸漢。過去的逸漢在那裏學陶潛，而現在的逸漢呢？不是墨翟。我要工作，我要吃苦。千千萬萬的人都在那裏受苦受難，而我——事實上當中學教員也算不了苦。我連小學教員都肯當。」

「於是老潘把校園裏那間療養室撥出來——請逸漢先生住進去。於是逸漢先生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參加學校的一個文藝團體做指導，並且替他們辦的一個小週刊寫了點文章。他還打算多畫些畫，有宣傳意義的畫。」

「我們應當向所有的人宣傳，——他很性急地對學生們說，手指莫明其妙地亂動着。『我們要告訴全世界——我們中國怎樣的正直，寬大，和平。而敵人呢——獸性，殘忍。我們不單是為我們國家的存亡而奮鬥，並且是為人類的莊嚴而奮鬥。』」

他不安地在圖畫教室裏走來走去，好像要尋什麼東西似的。他全身的力氣全都聚在他那

隻右手，一把抓著拳頭，一會兒又放開。他臉上有點發熱。鼻尖子那裏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預示他要出眼淚的樣子。他掃了他們一眼；他視線一碰到他們的每一雙眼睛，他覺得似乎竟撞出了一種響聲。於是他躲避似地走到窗子跟前，對外面看了四五分鐘。

這裏的天氣總是這麼惡劣；黑雲凝成了一塊鉛板似的壓在你頭上。校園裏的枯樹枝上綴着些烏鴉，在冷風裏回搖晃着。現在還不到五點鐘，屋子裏已經很黑了。可是天空裏還透出了一線青灰色的冷光，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鄉，他每逢工作得疲倦了，總得在他書齋窗邊站這麼一會，看看那個精緻的小園子。他記得那個金魚池裏的青苔——就走到了冬天都也碧綠的。——

「那棵臘梅已經開了花吧？」他對自己說。他怕人家會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回旁邊一個學生瞟了一眼，馬上又着手來校正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靜地告訴自己；在這麼一個苦難的大時代裏，誰也不能夠再貪圖他過去那種舒服的生活，誰也不能關起門過他的清幽日子了。——

而這裏呢，完全是一種新環境。

可是他沒聲沒息地噓了一口長氣。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總感到這新環境彷彿缺少了一點兒什麼東西，他覺得他受到了一種什麼壓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連他現在這滿肚子人類的憤怒——也不是那種火熱的憤怒，而變成了一種陰森森的東西，變成了一種跟憂鬱滲和起來的東西。……

爲了要避開這些不快的感覺，他故意去想些別的事。

「真的，爲什麼一定要把四點鐘課全部排在星期二下午呢？」

「課後面有哪個學生」嘶！」的一聲：不知道是發笑，還是掉鼻涕。他吃了一驚，悻悻轉過身來，臉上帶着種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一個自愛的孩子剛剛哭過，又在生客面前露了臉似的。

他搭訕着問：

「你們對於——呢，你們在課外畫不畫圖畫的？」

幾個學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們二三年級的畫是選修，」逸漢先生有點不大高興地說。「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當然你們對於藝術是有點興味的。不過我總希望你們多去畫點宣傳畫貼到外面去，喚醒一般民衆。祇要畫得人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術很幼稚也不要緊；橫豎現在是和平現在不是我們談藝術的時候。現在藝術是沒有用的。」

那幾個學生又互相看看，大概在那裏交換眼色。隨後一個前和尙頭的學生把屁股稍爲掀一掀，來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麼那些宣傳畫呢？是不是藝術？」

「這不是藝術！」李先生帶幾分激動地答。

「是不是一切的宣傳畫都不是藝術？」
「是。連這也要問！不過他還是耐心耐意解釋了一回。宣傳品就是宣傳品，絕不是藝術，他還再三再四地說明：目前我們所需要的，祇是鼓勵國人的東西，喚醒國人的東西。他用右手在空中斬着，漸漸的越說越快起來。」

「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敵人用大砲來轟我們，我們也用大砲去回答他們！現在頂

偉大的是前線的抗戰軍人，而頂沒有用的就是我們這些所謂藝術家。我們應當趕快暫時地棄藝術，來做點每個中國人該做的工作。」

「李先生！」這回那個和尚頭索性連身子都欠一欠了：祇坐在書架前面乾叫。「那麼柯勒蕙支的那些連環圖畫，蘇聯的許多木刻年曆是有什麼意義的，那些東西算不算藝術呢？」

「這又是魯迅的信徒！」李逸漢想。他會同那十八位同事——全篇是這意思——

「他們師生互相瞪着。一陣難堪的沉默。屋頂上有烏鴉飛過，而哇的一聲，好像牠老早就在旁邊偷聽，現在可忍不住爆出了這麼一聲喊似的。後來那簿報出來我已經讀了，那天逸漢先生猜到他自己臉色上一定有點什麼異樣的反應，因為有一個學生發出了一聲輕笑，而且向窗外了睇一睇。於是這位當先生的也拚命擺出一付微笑來，表示滿不在乎。可是開口自己却也覺得聲調不大自然。」

「關於這個問題，這個這個人主唔，這是一時說不清楚的。這個這個人主一個美學上的問題。藝術之所以成爲藝術……講起來複雜得很……你不妨在下課之後來找我，我慢慢替你弄明白。」

然而那個和尚頭一直沒有找過他。祇是每逢星期三下午，總有幾張漫畫送給他看。那些問題呢——可絕口不提起了。

一般學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似乎是把他當做個大人物而不敢麻煩他，又似乎是看他不起。有時候有個把學生來請他替那個小刊物寫文章，請教他要怎樣編排才好看。他們總是談完了事就走掉的。

說他走過有學生的地方，常常聽見後面有人說。

「這就是李選漢！」——不知道到底是表示驚異，還是一種諷刺。——

他們倒似乎很喜歡那位陳先生，那位教物理和數學的先生。那是個小個兒，臉上有幾顆

麻點。他官的事情很難。又是什麼座談會，又是什麼讀書會，每星期六晚上還要到民衆教育

館去講一小時戰時常識。他發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的。——一會兒是談達姆彈之類的通俗

文字，一會兒又來一篇敵國的經濟危機。他看見了選漢先生，總是很恭敬地點點頭。

問老潘有好幾次對選漢先生談起他：——

「教員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陳先生。人又熱心，又虛心。他於社會科學很有修養。——你願

意跟他談談麼？」——

「我對那位陳先生太憐很苦的了。他生活枯燥得很。」他停了會兒，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

笑。「你大概很喜歡那種人吧。你們在生活上是同調哩。」——

早真的，老潘在這張校長椅子上坐了九年。近來他乾脆把家眷送到鄉下，成天

到晚總默在學校裏，過他的刻板日子。彷彿也祇有這麼一種生活才配得上這些灰色的校舍

，才配得上這灰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職員宿舍裏的七八位同事——全都是這麼一付勁兒。

——有兩個星期六傍晚，選漢先生到底忍不住了。他像夢遊病樣的走進校長室。

「老潘，你們這裏簡直有種古怪病。已經傳染到我身上來了。這就是單調症。再不就

叫他灰色症。……我真悶得慌。……我們出去吃點酒罷。」——

「好吧，」那個靜靜地點一點頭。「不過我是不敢喝酒的。我有心臟病。……要不要再

我個人陪陪你？」——

「他會吃酒啊？」

校長先生苦笑着搖搖頭。然後帶着幾分抱歉的臉說：「我們這學校裏——」

「就找他來罷，如何？他這個人有沒有一點風趣？」

「風趣？」老潘笑了起來。「八個大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

「請你看看！」這樣的師長，但是他在這裏教了十六年，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

：這裏有一位大紳士替他撐腰。這就是我們的神聖教育界！老實說，這裏教育界的情形還算

是好的哩。你有什麼辦法呢？——除非你根本不算在社會上做點事。你要做事，你就得選

就，低頭，忍氣！……」

那個打了個呵欠，拿一根烟來點着，帶種懶倦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一服他談到時事，

談到抗戰呢——呼，他簡直就是漢奸理論！」

地端起那把錫壺對自己杯子裏篩着，不斷地噉着，他的張瘦臉越來越蒼白。那一個賊心他怕喝得太多的時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壺。

「老潘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有一個酒徒對人說：『熱酒傷我的肺，冷酒傷我的肝，而不吃酒呢——傷我的心。我寧願傷我的傷肝，而不願傷我的心。』這個人真是最會生活的……你們不會喝酒——我真替你們悲哀。」

於是他大聲吸了一口，還咽了咽，很舒服的樣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一雙眼睛很幸福地眯着，不過眼脰有點發紅，叫人疑心他剛才哭過的。——

「起先我沒有打算要吃這裏的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這裏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是——而竟還可以……老潘你倒嘗一口看。你應當一品這個味道，……」

那個給逼着喝了一點兒，很慚愧似地說：「……」

「我從前倒還喝一點。不過也辨不出好不好。」

「這個——要比到我們家鄉是比不上。我家裏有九釀陳酒，據說是陳了六十年。六十年雖然不見得，三四十年大概差不多。我常常送幾個朋友到我們那鎮上來小住幾天，隨便談談，吃點酒……我酒呢吃不多的，我祇是愛那吃酒時候的風趣。……呢，你在杭州也住過幾天的，你進過酒店沒有？」

「沒有。」

「噯！你應當去坐一坐呀！——連漢先生與雷地把手一揚。『那些酒客——那種那種——唔，那才真是會吃酒。一塊醃豆腐乾，兩碗連年，他慢慢地品兩個多鐘頭。……你不該不去了解了解那風味。』」

他閉了眼睛，舉了舉嘴一口酒。他想起他家裏那套專為他喝酒用的精緻的磁器。又想起他那畫圖章，他那些書牘數字畫。忽然他又記起他鎮上那幾位怪有風趣的畫家——金石家

，如今可不知道他們流亡到哪裏去了。

他又噓了一口氣。他忍不住要說話，談起他的家庭生活，談起他那十三歲的女兒！她每逢他一喝酒，就得在桌邊俯下身去，把她的嘴湊到他杯子上呷這麼一口，而他的太太就在旁邊帶笑地罵：

「看這小鬼！」

老潘好像一個用功學生在教室裏一樣，耐心耐意聽着。逸漢先生雖然猜到這些話對別人未必有什麼興味，可是他覺得身子裏面滾滾着許多東西，不排出來就不舒服。

可是他一陣頭暈。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額頭伏了上去。

「醉了吧？」那個問。「我們就回去好不好？」

他搖搖頭。

別的顧客都走掉了，靜得不像是一個館子。街上顯然也不大有人走路，祇有時候聽見外面呼的一聲響——打什麼地方掃過去；叫人摸不清這到底是風還是汽車。

逸漢先生忽然拾起頭來：

「呃，老潘，你太太是住在岳家還是住在你自己家？」

「自己家裏。怎麼？」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說。「世界上祇有岳家是最討厭的一類人。我不反對結婚。但是岳家——岳家——唉，我畏怕他！」這裏他把眼睛張大了些。「我要不是家鄉失陷，就是討飯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請求，由來——徒山又起，直到小門聲為止，

沒有一個不半諷半刺，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傢伙！沒有一個像人的！……她——她——

「一封價……發……：訴苦……：嫌家住不慣……：要來……：我怎麼辦呢，我？他們來了生活，怎麼辦呢。他們做什麼工作呢？不做工作——到這裏來有什麼意思呢？……：我可不是爲得想，做點子工作，鬼少跑到這地方來！這裏——這裏——這樣一個死城！一點沒有生氣！灰色！……」

他們是九點多鐘回來的。街上的店家早已把掛門關得緊緊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路燈怪可憐地發着幽幽的亮光，叫人覺得比沒有燈還要黯慘些。

逸漢先生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間屋子——他的心就往下一沉。

那間孤零零的屋子。好像除開了他逸漢先生而外，這世界上就簡直沒有一個生物似的。四壁都粉成檸檬色，乾乾淨淨的顯得更加單調。沒有什麼陳設，也沒有什麼裝點，祇有簡簡單單一點家具，一點必要文具，其餘就該算到他那兩口小皮箱。明亮的電燈照在這麼一間屋子裏，叫人特別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這麼一個環境裏——他得開始他的「新生」！

未——這裏他忽然傷心起來。他覺得他自己是個孤獨者，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誰都不來關切他，誰都不來照顧他。這真是他有生以來頭一次碰到的怪境遇。他小時候有母親，有姊姊，後來有太太——可是一看見他的險色就知道他什麼。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聚在他周圍，把他當做一個中心。而現在呢？——

「我恐怕在做夢……」他繃繃地自言自語着。

他企望這一切都是一個夢。一醒來——還是在家裏，在自己那張軟綿綿的暖烘烘的牀上。牀旁邊茶几上，已經放着一盞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濃濃的紅茶，還有一聽老砲台，一部極村

家藏稿。他女兒就得拿一支烟送到他嘴邊，替他點了火，並且孩子氣地笑他：

「爸爸這一覺睡得好長久呀！」

仍舊照每天早晨一樣——窗幌子打開了一大半，讓外面的陽光照進來，稀稀疎疎的竹葉影子就斜在地板上，叫滿屋子都帶着一種清幽的綠意。他仍舊照例要躺在那裏抽完一支烟，看了吳梅村幾首詩，這才慢慢爬起來。

原來這個世界還跟他本人一樣，照舊那麼和平，一點火氣都沒有，

「那樣靜恬的世界，說是竟有戰事發生，這真太不可想像……」他他，「這個夢真長。

……不過甯柯記裏那個盧生——唔，夢裏有幾十年……而其實，而其實——一下子……」他打了一個隔兒，打袖子裏掏出一塊手絹來抹了抹嘴。他還坐在校長室裏那張舊沙發上，不肯回屋子裏去。校役們都已經睡了覺，老潘親自替他到廚房裏找開水去了。

於是他拚命去鎮定他那昏亂了的腦筋？要把牠弄得清醒些。他打算仔細去記一記——現在他這個在夢是什麼時候做起的。

盧溝橋事件一定祇是一個夢境。……混戰就更加沒有這回事。……

那麼九一八呢？——這個他可要想想看。還有一二八呢？我們中國就丟了這麼四省，一點也不給那些暴行者一點打擊麼？……這裏他堅決地站了起來，用手絹使勁抹抹嘴，拿十分果斷的精神告訴自己：

「不行！不行！九一八！九一八也實無其事，一二八也實無其事。現在總還是——還是

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

「替你泡了一壺濃茶，逸漠，」老潘很高興樣的走了進來，「你先吃一點八卦丹罷，怎

模樣？」

逸漢先生嘆一口氣，從那個子裏摸過一小片八卦丹來，不經意地放到了嘴裏。他重新坐了下去。手指摸著右邊太陽穴——正在那裏一跳一跳的。他帶着一種懺悔的神情告訴那位老朋友：

「剛才我真不知道想了些什麼！我太敏感，太多幻想：近來我神態上似乎有點病態了」

「你還是早點去睡罷。我看你喝得太多了。」

「那不相干。」他有點不耐煩地答。「你不懂得我——我的那個……」

看了看校長先生的臉，他收回了他的話鋒。他們還是五四時期在北京的時候做起朋友的，以後可是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發展。如今——逸漢先生認為他一眼就把老潘認識個徹頭徹尾，而老潘對他逸漢先生呢——根本就一點也不了解。

然而這全校，這全城——就祇有老潘還陪他談幾句。他永遠祇對着老潘那副長老實的老實的臉子，永遠祇聽見老潘那付高亢的嗓音。這就好像叫你餐餐吃這一色菜，天天吃這一色菜，不許你換一換口味。他盼望有個把別的同事來找找他，哪怕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也好，甚至於那位章老先生都歡迎。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會生胃病了。」

從這個星期以後，逸漢先生每天都要喝一點老酒，不是上館子就是叫校役去打。而總是找老潘陪他。有一次他竟幾乎發脾氣地大聲問老潘：

「這裏就簡直找不出一個吃酒的人麼，除開那個什麼章老先生？連學生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連在校役裏面也尋不出一個人來呀？」

跟那位小個子陳先生總算是認識了。那完全是個沒有趣味的傢伙，祇知道忙着一些事務，祇是跟他談起怎麼改進那個小週刊，祇是要求他多給一點作品。一談了正經事就恭恭敬敬點頭走掉，好像生怕人家抓着叫他喝酒似的！

「這究竟也是工作，」他告訴自己。

雖然他不大愉快，可到底也在酒後畫了一幀漫畫；一個軍人跟老百姓牽着手在那走路。他題好了標題——「軍民合作」，忽然又覺得有點慚愧的樣子。他躊躇了一會，決計就這麼不署名的交了出去。

「糟糕糟糕！」他一看見那刊物在他漫畫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就突然有種被人打了一個嘴巴似的感覺。「竟露出了我真名字，那些混蛋！從此「逸漢」這兩個字就不能見人……逸漢畫出這樣的畫來！……唉，真混蛋！真混蛋！……」

他覺得陳先生他們在故意破壞他。而那個剪和尙頭的學生顯然跟他們是一夥的。這次星期三在圖畫教室裏——那個學生公然還要求李先生再給點稿子哩。

「沒有！」李先生冷冷地答。「我近來心境不好，什麼也弄不出！」

一下了課——他就帶着一種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裏，在老砲台煙櫃子裏拿出一支白金龍來，躺在牀上抽着。一份富大的報紙軟地掉到了地上，他也沒有去檢。這是他自己掏腰包定的一份報。學校裏雖然有七八份報紙，可是全都陳列在閱報室裏，總是好幾十個人攢在一起看。這個他可弄不慣。

學校裏什麼習慣都這麼跟他合不來，好像故意跟他作對似的。廚子實在應當判他幾年徒刑才對：考是那幾樣菜，老是那麼淡而無味。逸漢先生不願意在飯廳裏跟大家一塊兒吃，吩

叫他們單獨到他屋子裏。他們就更加欺侮他，叫他一看見那份飯菜就生氣。早起想喝點茶呢，總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夠把絞得成來。而茶葉——他親自去買來的總說是頂好的祁門，泡出來祇是一味的苦澀，沒有一點香味兒。

「真奇怪！」他把手裏的煙一摔。「他們在這裏居然生活得那樣起勁，那樣快活！」他伸一個懶腰，起來呷了口冷茶，把茶杯生氣地往桌上一頓。

唉，喝幾杯去罷。於是鎖了房門走出來。

我誰同去呢？又是老潘——逸漢先生躊躇着。一想到那位校長先生，他就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彷彿剛剛吃過什麼太甜了的东西，從食道一直到胃裏膩巴巴的很難受。

他這就放慢了腳步，裝做散步的樣子，裝做無意中到校長室裏去的樣子。

校園裏的一排柳樹開始在那裏抽芽，給點紅色的雲彩照着，望去就好像是一塊弄髒了的綠色紗布。灰色校舍也彷彿精紫色的水沖洗了一遍似的，顯出了一種不調和的顏色。

可是籃球場裏發出了歡天喜地的叫聲。還有些學生在那裏起勁地唱大刀進行曲。教職員宿舍裏也爆出了幾個人的笑聲，隨後就飄出了一句話——

「一般老百姓怎麼會懂你這些抽象理論呢……」

這大概又是那位小個子陳先生！這大概又是在那裏談什麼事務！

逸漢先生故意走近那熱熱鬧鬧的窗口，向裏面瞟了一眼。也許陳先生會發見他，會請他進去坐坐。他步子放得更加慢，低着了頭，好像在量這條小路的尺寸。有一刹那——他竟想要打破他的慣例，竟想要自動闖進陳先生屋子裏去。

不過他可沒有停腳。

「爲什麼他們不來找我，倒要我去找他們！」
就這麼着，這天晚上吃酒的時候，仍舊是那一味老菜——那個老潘。

「我這裏真住不慣，真無聊！」他埋怨地瞅老潘一眼，彷彿這都是老潘害的。「我實在想要走。……但是走到哪裏去呢？」——別處又沒有朋友，生活又成問題。……活活把我卡在這裏！……」

他一直沒有寫文章，也沒有畫畫。他心境不好。自從認識了那位章老先生，他向那位老先生借來一冊石印本的石鼓文，每天就臨臨帖。

章老先生是個紅光滿面的老頭兒，背有點駝，鬚有點癩。照逸決先生看來，那個國文教員並不像老潘說的那麼可憎。而且有些嗜好還跟逸決先生相同：也是歡喜買買碑帖，也是歡喜玩玩圖章。他們在教員辦公室彼此談到各大對泰山金剛經的愛好，簡直非常投契了。

「這種石刻我已經搜羅到一千零五個字，」逸決先生說：「易培基也沒有我藏得這樣多。但是現在——」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現在不曉得定燒掉了還是被日本人拖走了。」

「所以囉！」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來，輕聲地睜着一雙眼睛。「我也灰了心，近來也懶得去找這些東西了：當這個亂世有什麼好談的？這真是個劫數！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硬要攪出這樣一個戰事來。唉！」

逸決先生很有禮貌地微笑着，試着提出他的反駁來：

「然而人家來侵略我們，我們如果不抵抗……」

「唉，抵抗！」那個把嘴角往下一彎。「抵得人家贏麼？抗得人家贏麼？——徒然自討苦吃！」

「那麼我們難道讓日本人來佔領中國啊？」

「到也不是什麼讓，……總之——總之——唔，你打人家不贏，何必又自討苦吃呢。你——打一犧牲反而大。……」

「怪不得老潘說他是漢奸理論！逸」漢先生想。

那位老先生一個嘴角上綴着一泡白沫，他用小拇指的指甲把牠掙掉，又憤激地說：

「譬如——日本鬼子到的一些地方，先倒也好好的。然而後來來了遊擊隊，又有了反日份子。好了，這樣一來，日本鬼子自然就去搜捕，殺人，弄得老百姓不得安樂。……遊擊隊有什麼用處呢？打打人家不贏，這裏闖一下，那裏闖一下，等人家大隊人馬來了，他就一走了事，日本鬼子一搜索，這個地方的『豪良民』倒弄得個玉石俱焚。……」

「但是根據許多消息，老百姓倒定很歡迎遊擊隊哩，」逸漢先生還是微笑着。他覺得這場辯論很滑稽，覺得自己是白費唇舌，可是他忍不住要說幾句。「有許多地方的遊擊隊，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自衛隊：他們不甘心袖手看看自己家鄉受蹂躪。」

「哼，自衛！哼！你有大砲沒有？你槍械不比得上人家？……自衛！自衛——倒地地方弄得亂糟糟的！」

——照你這樣說法，那麼我們老百姓就該在敵人統治之下當順民，當漢奸了！——不過逸漢先生沒把這話說出來。於是他念頭忽然觸到那個週刊上的一篇論某種派好，這一定就是針對這位老先生的。現在他親身聽見對方那些論調，這才感到了那篇文章的有力，而且非常痛快。

逸漢先生性急地點了一支煙，性急地坐在一張椅上。他覺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憤怒而發抖。

，腮巴上也發起熱來。就是站在爲人類的立場上，他也該給這個姓章的一種反攻。他想要告訴對方一點普通常識，一點真正的事實，想要說明我們的游擊戰給了敵人一種怎樣的打擊，把敵人的後方變成前方，說明敵人佔了我們幾個大城市的沒有用處，他覺得就是措詞不客氣一點也不要緊，他甚至於不妨嚴厲地這麼教訓那個老朽！你應當曉得這是個苦難的時代，祇要是個中國人、祇要是個够得上稱做人類的人，祇要不是畜生——就該咬緊牙關去奮鬥……然而他沒有開口。他不慣於跟人在這類題目上爭論。況且這些話並不是他獨創的見解，叫別人聽了會冷笑——

「哼，逸漢先生祇會拾人牙慧！」

他還聯想到股爾泰那句話：「頭一個拿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癡。」而他逸漢先生的這套理論呢——正是論某種漢奸人那篇文章發揮過的，並且說得十分詳盡，十分精到。

「那個週刊——章先生看不看的？」他問。

「白話文我看不懂！」

隨後兩個人都不言語了。逸漢先生想要走開去，可又覺得不大禮貌似的。他不時對門口敵一眼，希望有第三個人走進來——把這裏的僵局打開一下。他發見別人正緊瞧着他手裏的煙，叫他意識到了什麼，這就掏出煙盒來敬了對方一支。

那位老先生點了火抽一口，又把這支煙伸得遠遠的——眯着眼睛看看上面的牌子。那張糊得緊緊的紅臉也慢慢鬆弛下來，就是焦黃的手指還緊緊夾住了紙煙，生怕牠逃走似的。一抽起來就很響地吸一口氣。

「彷彿爲了享用着別人的東西就不得不客氣幾句，章老先生就問到他一天抽幾支，接着又提到了酒。」

「聽說李先生也喜歡吃幾杯？……」

「是啊，」逸漢先生趕緊回答。「祇是找不到一個酒友。」他用種期待什麼的臉色，釘着對方。

「唔，哪一天要請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

逸漢先生提議今晚且去上一上館子，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地又說：

「今天我身上不便……本是應該由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然而家裏沒有預備。」

然而還是給邀到了一家天津館子裏。李先生帶了錢：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講什麼客氣的。

他們做了酒友。他們常常去吃那些小店。章老先生總是「身上不便」，並且也從來不邀請別人上他家裏去。逸漢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府上去，還是爲了送禮那卅石鼓文。從下午五點鐘談到了七點半鐘。女眷們在隔壁不安地吱哩咕嚕，有時候在門窗縫裏張一張。臨了還是客人把主人邀了出去，一到館子門口——章老先生又忽而要打回頭，因爲他忘記了帶皮夾子。「噯，真荒唐！」這位老先生給邀着一拐一拐地走進這家館子，一面埋怨自己。「一本是應該讓我來做個小小的東的……」

這位老先生酒量很好，不動聲色地喝一杯一杯喝下去。同時不斷地從逸漢先生放在桌上的那個煙盒裏拿煙抽，一空了就馬上喊茶房去買。說起話來還是那麼有條有理，而且喝得越多，字音就吐得越慢，祇是鼻子發紫就是了。有時候還用他那長指剔牙齒，然後往旁邊畢剝

一彈，在桌沿上抹幾抹。

這麼一個朋友——逸漢先生竟跟他結交上了，這可叫老潘吃了一驚：

「怎樣，你跟章老先生還談得來麼？」

「無所謂。」他說。他瞧瞧老朋友那張長臉，覺得對方似乎是用個校長身份來干涉他個人生活，他有點不高興。他用種很自信的神色說明了他的態度：

「朋友見解不同並不要緊。各人彼此不同，生活倒會豐富一點。要是有許多許多朋友，而意見都差不多，這單調不單調呀，我問你！……我跟章老先生呢——除開時事儘有得談的：談詩，談金石書畫。……」

可是這幾天逸漢先生自己也感覺得到——他聽他那位酒友已經漸漸談不出什麼勁兒來了。章老先生總是炫耀他家藏的東西：吳昌碩刻過一付圖章送他。他還藏了一幅倪雲林的山水，上面有張叔濟的題跋。總是這一套。

「他吹牛，」逸漢先生想。「怎麼我到他家去幾次都沒有看見呢？」

他不言語，祇把瓶子埋到杯子上喝一口酒。他一下記起了他那個孩子氣的女兒，悶悶地噓了一口長氣。

那位章老先生呢——似乎因為老是別人請他，他爲了要報答別人，爲了要盡他這個做酒友的義務，就不待不相出一些話來替別人解解悶。這就提到了學校裏的事。他用種祇可對自己人談的那付機密臉相，告訴了逸漢先生許多秘密。

原來那位訓育主任有「斷袖癖」。而那個體育教員竟是一個校役的老婆有勾搭。這些事沒一個人知道，祇是瞞不過他姓章的。會計科的人很會揩油！發新的時候扣除所得稅用郵票

來補足零頭，就叫他們得了許多好處。

「李先生我告訴你，」他把臉子湊過去，讓別人剛剛聞見他噴裏那股臭味兒，「拿薪水呀——頂好是把所得稅的數目先交給他們，你就可以拿到一筆整的錢。我就是這個辦法。我不要他們的郵票。」

說話的人停住嘴想了一會，臉子更湊近了些，逼得逸漢先生把身子往後一仰——讓開一點兒。

「潘校長很相信我。但是近來他爲那一羣宵小所包圍了。陳先生就是一個。李先生認不認得那個陳先生？李先生我告訴你，你最好是小心些。他是一個反動分子，那個陳先生。」

接着緊抿嘴，點了點頭，又重複一句——

「反動分子。」

這些祕密——逸漢先生認爲是關於私人道德的事。他沒對誰提起過。

「唉，單調！」他說是埋怨着。爲什麼他朋友這麼少呢？爲什麼他不得不去找那個老先生，像以前找老潘那樣老是吃這樣一味菜呢？

他的經常喝酒，他的跟那位酒友厮混——現在好像祇是一種不得已的義務，對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種義務了。

並且這種義務還增加了他的經濟負擔。回回是他請客。他出來的時候祇帶四百來塊錢，如今已經花去了一百多。祇有跟老潘一塊吃喝才可以調劑一下：總是老潘搶着會鈔。

「讓我來罷，」老潘常常說這句話，「你手頭比較困難。」

於是到了這個星期六晚上——他竟誰都不找，一個人上小館子喝了一斤半酒，一回來就

躲到自己屋子裏，把門上了門。

那盞藍泡子的電燈發着青光，跟檸檬黃的粉牆混成一種慘綠色。什麼地方在那裏打更，一下一下的梆聲彷彿敲到了他心臟上。他似乎遠遠聽見了那個更夫的脚步響——在那條又深又黑的巷子裏發出了寂寞的回聲。

逸漠先生照平素那麼躺在床上，抽着煙。他近來每天喝了酒之後，總是很易感着煩躁，再也沒有從前在家裏酒後那樣飄飄然的快感了。心上時不時有什麼東西在輕輕刺着似的，一路刺到了鼻尖上。他恨不得跑起來在地下打滾，隨便抱着一個什麼來痛痛快快哭一場。

從前他祇是跟幾個趣味相同的人做朋友。從沒有幫助過什麼人，也沒有什麼要求助於人的。他從來連想像不到的孤獨的痛苦，現在可打得他好苦。

「除開老潘是個忠厚人——肯有照應之外，簡直就沒有一個朋友，」他很難受地喃喃着。「我人緣不好。」

想起他當「純粹的藝術家」時候的那種孤高勁兒，他竟有點懊悔起來。可是——唉，以前怎麼料得到會有這樣的戰事發生呢？如今可連那家至親，那個丈人家跟他家的關係都弄不好。

他起來把小皮箱開了鎖，拿出今早寄到的他太太的一封信不快。老是那麼一些話，老是訴她甚至於警告他：在娘家這麼住下去她也會吐血。

做丈夫的咬着下唇，紅眼睛對窗子釘了一會兒。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用力往地板

上摔。
「對我發這些牢騷做什麼呢！哼，好像是我陷害她的！」

手裏的煙掉到了地下，他彎身去檢的時候，連紙團子也給順便檢了起來，他想到他家跟一般親戚朋友合下來——多半要怪他太太的小器。他想起他太太每年親自去收租的那種厲害勁兒。他還想起了一個老同學窮得向他通融一塊錢，他給他太太否決了，雖然當時她很有充份的理由——

「接濟朋友本是應該的，」她這樣說。「不過接濟到後來，就好像變成我們的義務了。要是有一次不接濟他。反而招怨。所以還是不要有缺錢來往的好。橫豎我自己過得過，不會向人家去告幫的。」

逸漢先生從前很感激他那個稱明的太太，有時候自己還幫着出一點主意。現在他可認為一切的過錯——全都在他太太一個人身上，以至害他到了這麼一個地步。

於是他坐下來寫回信。他用老潘送他的那支小紫毫，寫着帶李北海筆意的一筆字，寫得很慢，不斷地抽着煙，像他寫小品文那麼仔細。他告訴他太太——他自己的生活也很苦。然而在這抗戰時期裏，誰也得忍耐。

「吾已道過多次，須忍耐，須忍耐。」

歎一口氣，抽一口煙，手上的煙黑得他把眉毛輕輕皺着，一面又往下寫。他說他岳家是一羣庸俗的市僧，祇知道個人利益的傢伙。他爲了怕他丈人或丈舅子會拆信，還在信頭上寫了幾個大字：「私拆此信，即是禽獸」，下面來了一個「！」隨後又覺得這未免太火氣，於是把這感歎號塗掉。

這晚他睡得特別不好。他在反復地想這個問題：

「這戰事要什麼時候才結束呢？要怎麼樣才可以快點得到勝利呢？」

他翻了一個身。下面的舊床綳子極得他很不舒服，又翻了一個身。兩手放在被窩裏太熱，伸出來可又太冷。他頭部有點發熱，腦筋兵亂得很，他覺得他本來可以把這個問題好好解決的，他的思想本來可以順着一條前進的——如今這條路上可似乎有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把他擋住了。

忽然他記起歐文的一篇作品：好像有一個什麼人在個什麼山洞裏睡了一覺，外面的世界已經過了幾十年。唉，要是他渙漢先生也能睡這麼一覺……祇要幾分鐘……醒來走出山洞一看——一個幸福的中國，一個苦鬥了五十年的中國……

然而他又責備自己：

「這種想法太消極！」

不錯，他應當拿出一點力量來。他應當去參加這一場苦鬥，叫中國快一點得到解放。於是他想起了阿拉丁的神燈——祇要這麼一擦，就出現一個聽他吩咐的無所不能的魔鬼……一會兒又想起一些美麗的童話：一個天使容允他三個願望，他這就把思緒整理一下，打算具體地提出這三個願望，三個帶積極性的願望……

早上醒來已經十點鐘。嘴裏有點發苦。他記起晚上的那些幻想逗得他好久睡不着，覺得很無聊。他伸了個懶腰。走去撕了一張日曆。

「又到了星期日，唉！」

那位小個子陳先生一早就出去了，留了個條子叫校役送給他；關於那個週刊要討論一下，希望他下午一點鐘去出席。

「唔，」他把紙條往桌上一塞。「又是事務，又是！」

陽光打南窗外射進來，影子在那裏發抖。校園被麻雀啾啾地吵着，好像要跟那些學生的嚷聲唱聲比賽一樣，真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高興的！

逸漢先生一個人在屋子裏看着報，喝喝並不好吃的那壺祁門。他似乎爲了一件什麼事在這裏悶一個什麼人賭氣，他誰都不願意見面。

「失地裏的那些老百姓——到底怎樣生活呢？」他問自己。

也許有人照樣做買賣，有人照樣耕田。要是他沒有離開家鄉的話，也許還照樣收得到租，照樣畫他的畫，刻他的圖章；這些跟軍事政治都不相干。祇要不在小品文裏面反日，大概不會受到什麼干涉。

然而他失望地歎了一口氣。他想起了關於敵人舉行的那些事實。

祇有北平——彷彿沒有這些事，他想。北平是和乎不失陷的，那裏的能和和乎平處下去。不是有些學者在內地住不慣，又回到北平去了？……

逸漢先生啜了一口茶，皺了皺眉，他把昨晚寫的信抽出來看一看，然後往箱子裏一鎖；他決計不發出去。

「何必再責備她呢，她這樣可憐。……」

木椅子坐得他屁股發酸，他往床上一躺。枕頭邊那隻鏢在滴滴地響着，他腦袋給一下一下地震動着，叫他疑心這響聲是他自己的太陽穴在那裏跳。他常常在離開太太的時候就專門去想些太太的好處。現在他正在記起她的能幹，她對他的體貼。要是她看見他如今這種苦生活——唉！

他的老家變成怎麼個樣子了呢？

「所謂敵人的暴行，大概都是局部的。」他對自己說。

可是他自己也迷亂：不知道剛才這句話是什麼用意。他想像他太太和小姐要是還在家鄉裏的話……他全身發了一陣冷。

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躪——不如所傳之甚。可是他又校正自己：他知道敵人如果很有紀律，老百姓也許不會這麼堅決地來起來自衛。

「前我們家鄉呢——遊擊戰打得很起勁。」他常常對老潘說的。

他又點了一支煙，叫校校來重泡過一壺茶。一面他還很仔細地整理他的思路，不叫牠給別的念頭去。他腦子裏像電那麼閃了一下。很快地轉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回家去看罷……」

據說敵佔領的地方——起先很平靜。可是因為有游擊隊，因為要搜索游擊隊，這就有了暴行。……他一下子記不起這是誰說的。這些話似乎很有根據。……

等他記起這是老先生的理論之後，他就像身子內部突然給人挖空了一樣——突然感到了一種空虛，一種失望。他莫明其妙地憤怒起來，彷彿一個八上了當之後的發脾氣，並且還帶幾成辯解的樣子。

「漢奸！漢奸！」他拿煙的手用力曲着，好像要抓個拳頭而又被一個什麼阻住了似的。「這詞非肅清不可！下午開會一定要提出，叫他們大家寫文章來攻擊他……」

他用種很仔細的姿勢弄熄了煙蒂，然後把陳先生那張條子對摺了又對摺，弄成很小的一方，用手指在紙面上摸着。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的——天上又有一朵朵的白雲，怕人瞧見牠似的偷偷地搖着。屋子

裏的太陽影子就會兒隱，一會兒顯。逸漢先生的臉子也會兒黯下去，一會兒亮起來。

他搓了搓手，打算寫一篇短文，要把章老先生那種思想結結實實攻擊一下。可是他沒有拿起筆來的意思。也沒有動手去構思。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總隱隱地覺得他寫這類文字是不很合式的；也許因為好久沒有動筆就生疎了，也許是因為他心境不好，不過也許是因為——因為寫出來怕人家會發現出他的一點什麼，會發現他所攻擊的那種東西——正是他不知不覺有了點兒的東西。

這裏他從袖子裏掏出手絹來抹抹嘴，悶悶地噓了一口氣。

「真的，一個太冷靜的人，太會分析的人——往往是悲哀的。」

真的，他對他自己的分析未免太過火了點兒。於是他拚命去說服自己：他的不動手寫那篇文章並不是別的，完全祇是爲了心境不好。

「唉，心境真惡劣！」他堅信地反復了一句。「要回家鄉去呢，除非是回去打游擊，而這——我又辦不到。藝術家是沒有用的，沒有辦法。」

他放心地噓了一口氣。他反正解決不了這苦悶，就索性走到校長室去。他得想法子排遣排遣，好好消磨這一天。他不能讓自己的心境老這麼惡劣下去。

可是老潘正在那裏陪着一個客人。他們坐得很規矩，顯然是十分熟的。並且一定又是有些什麼事務，他們似乎正在談着什麼戰時教育的問題。

這位逸漢先生帶付瀟灑勁兒隨隨便便一跨進房門，這裏的嚴肅空氣一下子可把他膠住了，彷彿他全身都凝固得成了滯巴巴的。接着他感到了一種失望。

「我來做什麼呢！」他埋怨地想。「人家正在計議天下大事，你闖進來做什麼！——你

難道想我老潘去陪你吃酒麼？

他對老潘打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手勢，一轉身又走出了房門。他走得很快，不過連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裏去。脚步在小石子路上性地沙沙沙響着，他的影子在地下輕輕顫動着，好像爲了要拚命追着他而很有點吃力似的。

笑真的，我老潘喝酒有什麼意思呢。人家一滴也不肯進口，並且時時刻刻怕他逸漢先生喝多了，似乎生怕自己多花了酒錢！

逸漢先生走出了校門。一想起昨晚一個天喝悶酒。他倒抽了口石冷氣。他在聽他那雙脚踏往東走，任聽他那雙脚踏他往那個酒家裏去。

聽見後面有誰咕咕咕的，接着哄出了一聲笑。他吃了一驚，回頭瞟一眼，那兩個學生可已經進了校門。

「哼，星期日都不讓我自由！」他在肚子裏恨恨地說，「我偏不到會，我爲什麼要聽那一個姓陳的命令呢？……我不怕人家語閒話；老實不客氣，事務上的事我是弄不來的。各人各人的生活！就這樣！難道找章考先生吃酒就算犯罪呀？哼！」

於是他把步子加快起來。

賽因何物

馬全

賽因河畔

馮至

修道院樓上的窗子總是關閉着。但是有一天例外，其中的一隻窗子開了，窗中現出一個少女。

巴黎在那時就是世界的名城，學術的講演，市場的爭逐，政治的會議……從早到晚，沒有停息。這個少女在窗邊，只是微笑着，寧靜地低着頭，看那廣漠的人間；她不知下邊爲什麼是這樣繁華，她正如百年才開一次的奇花，她不知道在這百年內年年開落的桃李們做了些什麼匆忙的事。

這時從熱鬧場中走出一個人來，他正在想爲神作一件工作。他想雕一個天使，放在禮拜堂裏的神的身邊。他曾經懸想過，天使是應該雕成什麼模樣……他想，天使是從沒有離開過神的國土；不像人們已經被神逐出了樂園，又千方設計地想往神那裏走去。天使不但不懂得人間的機巧同悲苦，就是所謂快樂，她也無從經驗。雪白的衣裳，輕軟的雙翅，能够代表天使嗎？那不過是天使的裝飾罷了，是不能表示天使的本質。他想來想去，最重要的還是天使的面龐。沒有苦樂的表情，只是洋溢着一種超凡的微笑，同時又像是人間一切的昇華。這微笑是羽毛一般輕，而他所包含的又比整個的世界還重。世界在她的微笑中變得輕而又輕了。但她又不是冷冷地毫不關情，人人都能從它那裏懂得一點事物，無論是關於生，或是關於死。

但他只是抽象地想，他並不能把他的想像捉住。什麼地方去找一個這樣的模型呢？他見過許多的少男少女，有的是在笑，笑得是那樣癡呆，有的哭，哭得又是那樣失態。他最初還

發現有些幾分合乎他的理想的面容，但後來越找越不能滿足，成績反倒隨着時日消滅，歸終任何人的面貌，都禁不住他的凝視，不幾分鐘便顯出來一些醜惡。

難道天使就雕不成了嗎？

正在這般疑惑的時候，他走過修道院，看見了這少女的微笑。不是悲，不是喜，而是超乎悲喜的無邊的永久的微笑。笑紋裏沒有她祖母們的偏私，沒有她祖父們的粗獷，沒有她兄弟姊妹們的嫉妬。她像是什麼都了解，而萬物在她的籠罩之下，也像是不值得被她了解。這該是天使一般的微笑了，雕刻家心裏想。

第二天他就把這天使的微笑引到了人間。

他在巴黎最清靜的巷中佈置了一座小小的工作室，像是從樹林中摘來一朵奇花，他在裏邊隱藏了這少女的微笑。

在這清靜的工作室中，很少聽見外邊有腳步的聲音走來。外邊紛擾的人間是同他們隔開了萬里遠呢，可是把他們緊緊地包圍，像是四圍黑暗的山石包住了一塊美玉？他自己是無從注意的，至於她，她更不知她是置身在什麼地方。她只是供他端詳，供他尋思，供他輕輕地撫摸她的微笑，讓他沉在這微笑的當中，她覺得這是她在修道院時所不會得到的一種幸福。

他搜集起最香的木材，最脂膩的石塊。他想，等到明年復活節，一片鐘聲中，這些無語的木石便都會變成生動的天使。經過長時間心靈上的預備，在一個深秋的早晨開始了他第一次的工作。他懷裏充滿了虔敬的心，不敢有一點敷衍，不敢有一點粗率，他是這樣歡喜，覺得任何一塊石一塊木的當中都含有那天使的微笑，只要他慢慢地刻下去，那微笑便不難實現。有時他却又感到，她是膀子泡一般地薄，而他的手力太粗，刀斧太鈍，萬一他不留心，它便會消散。

至於微笑的本身，無論是日光下，或是月光中，永久洋溢在少女的面上。怎樣才能把它引渡到他爲神所從事的工作中呢？想來好像容易，做起来却又艱難。

他所雕出的面龐沒有一副使他滿意。最初他是過於小心了，雕出來的微笑含着幾分柔弱；等到他略一用力，面容又變成凜然，有時竟成爲人間的冷笑。他漸漸覺得不應該過於小心，只要態度虔誠，便不妨放開胆子做去。但結果所雕出的：幼稚的兒童的微笑也沒有，朦朧的情人的微笑也沒有……天使的微笑呢，越雕越遠了。

一整冬外邊是風風雪雪地過着，而工作室裏的人却不分日夜地同這些木材石塊戰鬥。

少女是坦白地坐在他的面前。他面前的少女却一天比一天地神祕，他看她像是在雲霧中蜷縮上，只能翹望不能把住，同時他的心裏又充滿了疑猜，不知她是人，是神，可就是天使的本身？如果是人，她的微笑怎麼就不含有人所應有的分子呢？他這樣想時，這天他所雕出的微笑，竟成爲娼婦的微笑了……

冬天過去，復活節不久就在面前。他的工作呢：各樣的笑，都已雕成，而天使的微笑却只留在少女的面上。

等到他雕出娼婦的微笑時，他非常沮喪；他看他是個沒有根緣的人，不配從事於神的工作。——寒冷的春晚，他把少女拋在工作室中，無聊地跑到外邊去了。少女一人坐在家中，她的微笑並沒有斂去。

他半夜回來，醉了的樣子像是一個瘋人，他把他所雕的一切一件件地毀去，隨後他便昏昏地倒在牀上。少女不懂得這是什麼事情，只覺得這裏已經沒有她的幸福。她不自主地走出房中，走過靜寂的小巷，她立在塞因河的一座橋下。

「徹夜的歌舞還沒有消歇，兩岸彈着哀涼的琴調。她不知道是什麼聲音，她一點兒也聽不習慣。她想躲避這種聲音，又不知向什麼地方躲去。她知道，修道院的門是永久地關閉着；她出來時是外邊有人迎接，她現在回去，裏面是不會有人等候。工作室中的雕刻家又那樣怕人，她再也不想同他相見，她只見見河裏的星影燈光是一片美麗的世界，水雖是不斷地流，而它們却動也不動，只是在溫柔的水中向她眨眼，向她招手，向着她笑。她從沒有受過這樣的歡迎，她一步步從橋上走到岸邊，從岸邊走到水中……帶着她永久的微笑。」

雕刻家一晚的夢境是異樣地荒涼。第二天醒來，爐灰早已寒冷。屋中除了毀去的石塊木塊外，一切的微笑都已不見。

他走到外邊穿過了巴黎小巷。他明知在這些地方不能尋到她，而他也怕同她見面，但他仍是拚命地尋找，在女孩，少婦，娼妓的中間。

「復活節的鐘聲過了，一切都是徒然……」

一天他偶然走過市場，見一家商店懸着一副「死面型」。他看着，他不能走開。

店員走過來，說：「先生想買嗎？」

「這是今年春天賽因河畔溺死的一個無名少女。因為面貌不改性態，而角眉目間含着

一縷微笑，所有好事的人用蠟注出這副面型。價錢很便宜，比不上那些名人的——」

雕刻家沒有等到店員說完，他便很驚慌地向不可知的地方走去了。

這段故事，到這裏就算終了。如今那副死面型早已失落，而它的複製却傳遍了許多歐洲的城市。他帶着永久的無邊的微笑好像在向我們談講那死的三昧。

的平靜。這也許因為我見到他剛才的眼色，看到他手指有點顫抖，才這樣神經過敏。同時他這句話也使我很驚奇，我們好久不見了，照例應該有許多話可以談論，怎麼他一見面別的不說，就要求我一件事情。——他要求我什麼呢？

「說吧，亞平，我力之所及，一定能答應你！」

「我想在你這裏就擱三天，祇要三天就得了。」

我料不到他要求我的是這樣一件事情，那何必要求呢？既是難得見面，我本來很想跟他談談，即使他不說，我也要提起的。

「你儘管住在這裏，我們可以暢談了。」

他笑了一笑，又好像鬆了一口氣。亞平告訴我這幾年生活得沒有意思，雖然經過許多不平凡的事情，却沒有一件是痛快的。

「生活真不痛快！」他又用這句話來做了結束。

「那麼你以後預備怎樣呢？」

「也不預備怎麼樣。總覺得悶得厲害，像你那麼舒坦的生活，我恐怕就不長久。」

亞平確實是一向好動的，不過他靜的時候也靜得厲害，可以終日不跟別人說話。

這一晚上我們談到了深夜，他剛才來到時的激動神色完全沒有了。我給他收拾了一個小房間，就在我臥室的對面。他回到房裏去後，我聽他並沒有立即休息，一會兒走着，走得那麼的慢，那麼的輕。我一點也想不明白他這樣走着是什麼意思。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比我早，叫女僕向我說明，他有事情出去了，說不定什麼時候回來。我覺得他的性情沒有改變，仍舊是那麼好動，在屋子裏就不了多少時候。這一天，他回來

又跟我談了好久，我們談得極愉快，他不斷地抽煙，興奮得什麼似的。他告訴我許多戰地的小故事，因為他在戰地工作隊裏生活過好多時候。他真像一隻天空的鳥，飛到這兒又飛到那兒。

「你在這裏，當然要悶得難受了。這兒是昏天黑地的，一忽兒挺進隊來掃蕩，一忽兒又給敵僞來占據。」

「也不能一定說是昏天黑地，你不是生活得好好的？」他笑着看我。

「我也不是」一直就在這裏，屋子已經修過三次了，幸而沒有全部燒掉。」

這一夜，我聽得他又是在深夜才睡的。我心裏奇怪得很，他一個人在這小小的房間裏做什麼呢？每到這個時候，我便認爲他是變了；我真想去看看他，到底是做着什麼事情。

第四天清早，他悄悄走了，留給我一封信，封得密密的，從我臥室的門縫裏投了進來。我醒來把它檢起的時候，他已經走了好久。

他的信上告訴我，這三天裏面已經完成了一樁使命，今天出去了，說不定命運會怎樣擺佈，但無論怎樣都得離開這裏。他說了許多道謝的話，也說了許多他對生活上憧憬的話，如果命運不捉弄他，他又飛到一個極遠極遠的地方去。

還沒有到中午時候，我的女僕告訴我，離開鎮上三里多路，死了三個人，其中一個穿青灰色西裝，綠色領帶，左頰上面有顆黑痣。

我震動得很厲害，那女僕也曰着臉，好像要說什麼，却又不說出來。

我又拿出林亞平的信，那詞死在三里路外的，穿青灰色西裝左頰有顆黑痣的，一定是他。我歡笑着，對着這封信，我記起了這三天裏他說的每一句話。

他死了，可是留在我耳朵裏的話，不會跟着他的死而一起逝去的。